

方 敬



花环集

重 庆 出 版 社

1251/109

花 环 集

方 敬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三年·重庆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14001

914001

封面设计：陈有杰

花 环 集

方 敬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四 川 省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达 县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5 插页 4 字数97千
1983年2月第一版 1983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1,000

书号：10114·54

定价：0.52元

内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里所收的文章，大都是为怀念已经逝世的中国作家而写的。他们都是作者的师友，作者与其中很多人有过亲密的交往，对他们了解较深。大家知道，矛盾、鲁彦、闻一多、朱自清、何其芳、李广田、靳以、陈翔鹤、以群、曹葆华等对新文学都卓有贡献，作者以饱蘸感情的笔，为我们亲切地描述了他们的面貌和为人、他们作品的艺术特色和成就，给现代文学提供了一份宝贵的回忆录。此外，还有一些篇章，是纪念外国著名文学家的。

目 录

花环.....	(1)
不朽的灵魂.....	(5)
想见其人.....	(14)
缅怀其人 珍视其诗文.....	(19)
“地之子”.....	(34)
永远年青 永远热情.....	(45)
红灼灼的美人蕉.....	(50)
白杨的礼赞.....	(59)
赤子之心.....	(67)
以群在重庆.....	(75)
六首新诗.....	(83)
寄诗灵.....	(90)
我的记忆.....	(99)
活在心里	(111)
纪念雨果	(113)
禹域杜迹之行	(118)

记罗曼·罗兰(〔美〕L·普莱斯著)	(125)
托尔斯泰的早年生活(〔英〕D·彭孙比著)	(144)
从罗丹得到的启示(〔奥〕S·茨威格著)	(150)
后记	(154)

花 环

这次敌人从湘北向南猛进，我们从桂林仓皇疏散出来，听说鲁彦也从他在湘南养病的地方避到偏僻的乡下，随后又被迫逃往桂林。我们的路是苦的，他的路却更苦。他又穷又病且有家累，挤上一辆煤车受了许多日不堪忍受的煎熬，吃了健康的人所吃不了的苦。我们到了贵阳不久，一个死字便送终了他生命的消息，报纸上一个小小的角落便成了他安息的坟墓。那阴森森的死字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我抱着沉默的悲哀。这年头儿死是容易的，并且随地也许都要逃难，而逃难又那样艰难。他长逝在桂林，我们逃到了贵阳，一个空间的距离，现在又加上生与死的距离。但是这噩耗传到我们这里时，鲁彦又重现在我们心里了。我们相信它传到爱好文学的青年与另外的朋友们那里也一定是一样。这说明了鲁彦还活着。而且他留下的他一生的心血二三十部著译更说明了他还活着。鲁彦是新文学忠挚的贡献者。一种崇高的贡献便是经久不谢的生命。愿鲁彦的英灵永在。

我第一次知鲁彦的名字，是十五、六年前我初到上海的时候。有一夜我在一家书店的书架上邂逅着他的短篇小说集

《柚子》与《黄金》，我一见就喜欢这两个书名。我当时正做着黄金似的青春梦，而且觉得人生又犹如柚子似的甜美。鲁彦文章本身是很朴实的。朴实就是一种好处。那时我想鲁彦大约也是一个朴实的人。后来我在北平又知道他写了长篇《野火》。近年在桂林念了他翻译的显克维支短篇小说集《老仆人》，我很欣赏。鲁彦就好像有点受过他的影响。正因为他爱这些小说，经过他的手笔就不失为好译品。这些译文保存着原来的神韵，同时读起来又感到处处有鲁彦在，这大概是作者与译者的精神交融了。但听说这是一本销得并不好的书。鲁彦也毕竟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

三年前我才与鲁彦开始通信。那时我在昆明教书，他在桂林编《文艺杂志》。他常来信要稿。他接到稿子后必立刻回信说明什么时候登载，刊物必按期寄送。因此我知道他是一个认真的编辑。当初那个杂志又是以谨严的态度问世。而他那时已经是一个病人。后来我到了桂林，他正卧病在医院。他差不多已不离病榻，病缠绵，反复无常，药又不见效。我同占元去看他的时候，他一定要起来倒茶，觉得天热又还把蒲扇递给我们。我们所谈的主要是他的病况和刊物。他很想把刊物办好，希望朋友们帮忙。他也渴望他的病早愈，虽然是难治的肺病再加上难治的痔疮。他谈话很刚直，由于兴奋，他精神显得很好。临别还坚持要忍痛蹙着脚送我们到大门口，又把他手边唯一的一本刚出版的杂志送我。不久他的病却有了起色，便回到家里。我要从寄居在他家附近的楼房迁走时，他连忙喊他太太追来问我的新住址，过几天我们在路上碰见，站

着光谈刊物就谈了多一阵。但是我搬到乡下去以后我们就很少见面了。那时我已比较知道他，真如从前所想像的一样，他是一个朴实的人。

后来他的刊物受了挫折，他的生活添了坎坷，他的病又转剧了，几乎病重得说不出话来。他家里里外外的事都靠他太太撑持。西彦来暂代他的编务，他下乡来谈起鲁彦要稿的殷切。他说鲁彦很认真，不像普通的编辑，病得那样厉害，还亲自看稿，而且名家不能用的坏稿不客气地退回。鲁彦好就在这些地方。“鲁彦人好”，西彦总爱这样说。

有一次在西彦那里看见鲁彦太太，满面愁容，带着一个穿得很破烂的孩子，正在焦虑地同西彦商量送鲁彦到湖南去医病的问题。他们在经济上束手无策。他们打算卖稿子凑版税稿费，因而又想起战前他译好的，丢在上海没有印出来可以换一笔钱的长篇名著《法老》。他们把什么法儿都想尽了。不久他们便很窘蹙地到湘南去了。

现在鲁彦死了，病死了他，穷死了他，这次逃难白白磨折死了他！唉，死真这样容易！这样一个残酷的社会勒索去了正适于创作的盛年。但是他的死亡已成了一种力量，在替穷病的作家呼吁，在对不合理的现实社会抗议。

桂林文协举行了沉痛的鲁彦追悼会，重庆、成都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都在为鲁彦一家老小募款，又有一些朋友在准备印鲁彦全集，这可以说是安慰亡魂，扶助遗孤，爱护新文学的懿行。同时，由于他的死所唤起我们的醒悟，但愿多给像鲁彦那样穷苦或者生病的作家以生活的保障，让他们多有一

点健康，多有一点自由，从痛苦与不幸里重新获得力量，好多做一点真正的事情，使我们精神天空的阴霾散开，给文学的园子多添一点光，一点美。

鲁彦是一个朴实而严肃的人，现在我们失掉了他的声音，他善良的人的声音。然而在这冒险家的乐园，这乞丐科夫的盛世，这种人与这种人的声音是最难得的。

追念鲁彦，不仅带着惋惜与哀悼，而更要带着对人间丑恶的愤恨与向上向善的努力。

这算是我献在鲁彦灵前而又让来祭吊的朋友们看看的花环。

一九四四年，贵阳。

不朽的灵魂

盛夏的天气这样闷热，时局这样阴郁，我住的地方又这样闭塞。有时真叫人透不过气来，我常常想起罗曼·罗兰那响切深心的警句：

世界窒息着。让我打开窗户，让自由的空气进来，让我呼吸英雄的呼吸罢。

每天清晨我都盼望着报，愿它给我带来一道希望的阳光，然而它带来的都是兵燹，凶年，死亡……天气十分晴朗，而我们的世界竟这样黑暗！我们都在忧惧中受着煎熬。

那天，该到报的时候还不见报来，我正去找报，在院子里碰着一个朋友，他一见我便在我耳边低声地说：“闻一多被刺了。”“哎！今天的消息？”我不禁惊问一声。于是我们都沉默着。那是一种愤恨的沉默。我们心里异样地感到悲伤。我走到他房间里，我看见报上的标题：

闻一多父子在昆被刺

闻氏腹部中弹多发当即殒命

其子共中弹五发一腿被击断

我的眼睛晕眩了。这难道是事实吗？在全国弥漫着人人自危的恐怖中怎样会不是实事呢？罪恶的黑手呵，你怎么这样无情地给人间造下惨不忍闻的凶行呢？谁是你毒辣的幕后主使者呢？这是怎么一个无廉耻的妖魔的世界呀！我按捺住悲愤的心情把几条消息反复地细看了。这么一个残酷的死亡沉重地压在我心头。“枪声响了，闻先生倒在血里，立鹤尚以为乃父未死，还紧抱着闻先生向暴徒请求：‘我愿替爸爸死。’可是，他自己也中了弹。”他身体衰弱又害了心脏病的妻子几次昏迷过去不省人事。这是最令人悲痛，不过他正义的鲜血把爱与憎、友与敌划分得更明白了。

闻一多先生并没有死！他活在千万人的心里，而且将发生更大的力量，要大家警觉，要大家奋起。这几天，无论在那里都听见人谈到这事，都同声哀悼。听说路过这里的联大朋友得到这噩耗之后相视黯然失色很久。对这离奇的遇害案，当然各方都异常震愤，不少外籍人士竟问：“这是怎么回事？”最令人感动的是闻先生两个孤儿声泪俱下的申诉：“前两天，我们听到李伯伯被害的消息，心里难过，想不到暴徒的魔手又夺去我慈爱的爸爸。从此我们兄妹五人变成无父的孤儿了。谁杀害我慈爱的爸爸？谁毁灭了我们温暖的家庭？爸爸生平没

有和人结私人仇恨，为什么有人杀死他？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是永远会记在我们的灵魂上！写到这里，我的手在颤动，我的泪在汹涌，我写不下去了……我们含着眼泪，忍着悲痛向社会人士控诉，请主持正义，要政府立即缉拿凶手和幕后主持人，替我爸爸复仇……”这些沉重的深心话，令人不忍卒读，我们不禁洒下同情与愤慨的热泪。

从四面八方发出的宏亮的正义的呼声与灼灼的愤怒的火焰有力地表明着：闻一多先生并没有死。

二

我最初知道闻一多先生是由于读新诗。那时我还在重庆念初中，有一次偶然在图书馆翻到一册中华留美同学会出版的杂志《大江》，那上面有一首他的新诗《洗衣歌》（后来收入诗集《死水》里）。在美国有很多华侨很穷，靠洗衣维持生活，因而常遭美国人的讥笑和轻蔑，他忍受不了这种侮辱，愤而写了这首诗。诗里充满正义感与爱国心，他说“肯下贱的难道只有唐人不成，耶稣的爸爸还是木匠出身。”他认为洗衣是神圣的工作，“流一身血汗洗人家的汗，”“铜是那样臭，血是那样腥，脏了的东西你不能不洗。”这象征着牺牲自己把人类的罪恶洗净。

年去年来一滴相思的泪，

半夜三更一盏洗衣的灯……

下贱不下贱你们不要管，
看哪里不干净哪里不平，
问支那人，问支那人。

我洗得净悲哀的湿手帕，
我洗得白罪恶的黑汗衣，
贪心的油腻和欲火的灰，
你们家里一切的脏东西，
交给我洗，交给我洗。

后来我到上海去了，因为我与一个酷爱新诗的朋友朝夕共处，我才慢慢与新诗结下不解缘。那位朋友发狂地读着新诗，闻一多先生就是他最爱欣赏的诗人之一。他用笔尖最细的钢笔，蘸着鲜红的墨水，在洁白西式信笺上用秀丽的字把闻一多的诗抄下来贴在床头，嘴里不时低吟着，“忘记她，像一朵忘掉的花，——”这对于我是一种吸引，我也开始喜欢闻一多先生的诗了。他的第一个诗集《红烛》，大半是写青春与爱情，热情很充沛，笔意却比较清浅。而他的《死水》确是中国诗坛罕异的珍品，练达，精致，蕴藉，每个字都是锤炼过来的，音韵铿锵，音节匀谐，很受英美诗与中国古诗的影响。二十年代他在“新月派”中与徐志摩齐名，徐志摩有才华，但有时不免失之浮薄，而闻一多的诗深湛，处处见工夫。他早年在外国原是研究美术的，他对艺术有很深的素养，《死水》的封面据说就是他自己设计的，一片黑色在挨着书脊的旁边，托

出一块上面印着书名、作者名的烫金，看起来真叫典雅。他的诗讲究形式的完美，在内容上追求着一种真，有时也切近现实，但大半总把题材美化，把表现艺术地提高，有些篇章真切地表现出他严肃的人生态度，以及对祖国与人类的热爱。不像当年有些新诗，时间一久就不堪一读，闻一多的诗是经得起读的，至今看起来仍有它不可磨灭的价值。从他的诗里，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坦白，直率，热情，可敬而又可爱的人。他写得不算多，诗集《死水》以后偶然见到一篇两篇诗。后来他就走上学术研究的路上了。

在《静夜》里，闻一多先生不禁愤然道出：

静夜！我不能，不能受你的贿赂。

谁希罕你这墙内尺方的和平！

这使我们想起鲁迅先生《无题》一诗中的

心事浩茫连广宇，

于无声处听惊雷。

闻一多先生有一颗同人民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博大的心。他要听到惊雷！

从《一句话》里，我们听见“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

这话叫我今天怎么说？
你不信铁树开花也可，
那么有一句话你听着：
等火山忍不住了缄默，
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
等到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闻一多先生拍案而起，愤然走出了书斋，投身民主运动。终于用鲜血写下灿烂的诗篇。这诗篇题目应该叫做“永生”。永生，是的，闻一多先生将长存在他诗里，尤其是最后用生命写成的史诗里。

三

闻一多先生有十多年完全埋头在古书堆里，在学术上苦下功夫，潜心研究，对古代文学造诣很深，在大学里是教《楚辞》与《诗经》的权威。他说《诗经》是社会的诗。他的品格与气质有些地方很象他最崇敬的中国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他过着一种极静的闭户潜修的生活，一向不大过问政治，据说有两年连报都不看。他那时真是一个十足的学者，前几年有本《楚辞校补》问世，是本很费心血的著作。他对于古代神话与唐诗也很有研究，发表过一些关于这两方面的文章。他以新观点

治旧文学，有一个诗人鉴赏与批评的眼光，有不少创见，远非一般新学究，数字寻行的工匠所能及，他对学术的贡献是很可贵的。

抗战期中他随学校辗转逃难到昆明，过着极艰辛的日子，微薄的薪水不能养活繁重的家口，在课余还替人刻图章，夜里他还躬着背在刻，有时他刻得眼睛都发痛了，躺在床上连眼睛都睁不开，他经常这样给生活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他虽然痛苦不堪，但他还是如白石一般坚贞，坚苦卓绝地从事学术研究与教育的工作。他伟大的人格实在值得讴歌。

他看见不合理的现实，政治的腐败，社会的丑恶，少数有特权的显贵的荒淫无耻，广大的人民流离失所，受冻馁，乃至死亡，他受不了，凭一腔热情，挺身从狭小的书斋里走出来对国是发表公正的主张，有时候演讲，有时候写点文章，抗战胜利后又在和平民主的浪潮中作一个时代的前驱者。他很受青年爱戴，他也很爱护青年，他说，“宁可站在青年方面错，而不站在政府方面。他又说，“向青年学习，心里想的就说出来。

这时，他还是很喜欢新诗，他曾选了一些新诗译成英文。他很称道田间的诗，说那是战斗的明天的诗，如像战鼓似的。他写了几篇关于新诗的论著，如《诗与批评》，《新诗的前途》等等，他这时对于诗的见解比他写《死水》时候的已进步得多，他说，“‘太多诗’的诗，和所谓‘纯诗’者，将来恐怕只能以一种类似解嘲抱歉的姿态，为极少数人存在着。”他认为诗是社会的产物，若不是与社会有用的工具，社会是不要它的，“所以